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二回 講孝思病中慰母 論門第暗裡提親

話說三蝶兒心心念念，去看玉吉，不想走至中途，麗格怕玉吉心多，掖著三蝶兒的手，想欲回去。三蝶兒也站著犯猶疑，既不言去，又不言不去。麗格催了半日，三蝶兒直著眼睛，只管出神。麗格催促道：「盡著站在這裡，徘徊什麼？不然與玉哥哥遇見，反倒不便。」一語未了，自西走過一人，穿一件破青布夾襖，囚首垢面的走來。望見三蝶兒在此，反倒止住腳步。麗格笑嘆道：「那不是玉哥哥麼。」那人驚得一怔，遲了半晌，沒答出什麼話來。麗格抱怨三蝶道：「我說什麼，果然遇見了不是！」三蝶兒烘的一下，臉便紅了。半晌沒得話說，只覺心裡頭突突亂跳。玉吉卻低頭過來，恭恭敬敬請了個安，三蝶兒也不及還禮、彷彿見了仇人，無處藏躲的一般。玉吉也不說什麼，只讓麗格道：「妹妹既到這裡來，何不回家裡坐著，莫非怕骯髒嗎？」麗格道：「哪兒的話呢。我們要去，因為不認得門兒。既遇了你，你就帶個道兒罷。」玉吉只顧犯呆，眼望三蝶兒，想不到今生今世，還能相見，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。三蝶兒亦低頭不語，面色緋紅。麗格道：「走哇。」兩人倒嚇一驚。玉吉在前，三蝶兒、麗格在後，只見路北門樓，滿牆荒草，院裡有破屋數椽。玉吉先喚梁媽，說有貴客來了，還不出迎。

麗格道：「誰是貴客，你這樣挖苦人？」說著，開了屋門，搶步先進去了。三蝶兒猶在院裡，癡癡呆呆的懶得邁步。梁媽出來道：「姑娘請啊！」蕙兒亦笑著出來，揪住三蝶兒道：「姐姐也梳上頭啦。哟，更透著現花了。」三蝶兒點點頭，仍然不語。進屋坐在凳上，看著屋中景象，除去兩張破椅，桌上有幾本破書，一把黑眉烏語兒的破瓷茶壺，炕上的鋪蓋褥墊，亦不整齊。那一種潮濕氣味，好不難聞。靠牆有一架煤爐，爐口周圍圍著些薰焦了的剩吃食。三蝶兒見此光景，焉能不傷心慘目。

想起幼年姊弟，同在一處玩耍，兩家父母，都是愛如珍寶一般。

怎麼福命不齊，玉吉兄弟竟受了這般委曲呢。越想越苦，越想越傷心，由不得眼淚汪汪，望著玉吉兄弟看得呆了。

梁媽把茶壺洗淨，一面與麗格說話，一面做水。玉吉亦無限傷慘，低頭滾下淚來。因恐三蝶兒看見，惹她難受，轉身便出去了。三蝶兒亦無限傷心，望著玉吉出去，扭頭以手帕擦淚。

因恐麗格看破，遂揉眼道：「眼裡好疼，多管是沙子迷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兩隻杏眼，立時紅腫。蕙兒道：「許是眉毛倒了。」

你看你這鼻涕，」三蝶兒一面擦淚，又醒了鼻涕，啞著嗓音道：「梁媽，咱們幾年沒見了。」說罷，哽咽起來，把蕙兒、麗格等都鬧得慌了，惟有梁媽心裡，略明其意，隨笑道：「姑娘是記錯了。常在一處的人，若偶然離了，就像許久不見似的，其實才一年多的光影。」蕙兒道：「姐姐是貴人健忘。年前我哥哥還叫梁媽去過呢，難得就忘了麼？」三蝶兒擦了眼淚，悲悲切切的道：

「我的眼睛，一定要害起來。」麗格道：「你別揉他啦，越揉越腫。回頭再著了風，可不是玩的。」梁媽倒了碗茶，用手遞給麗格，打聽大舅爺生日都是誰去了？又說我們大爺運氣實在不佳，不然舅老爺生日，總要去的。蕙兒亦紅臉道：「哥哥短禮，我也沒衣裳，出不得門。我們成年論月，竟同打鼓挑子搗麻煩呢。」說著，落下淚來。麗格飲了口水，聽了蕙兒的話，著實慘切，隨向三蝶兒丟個眼色，要她趕緊告辭，免令蕙兒傷感。不想此時三蝶兒兩眼直勾勾，望著牆壁，心卻沒在這裡。麗格與梁媽說話兒，並未聽見。一手挪過茶壺，正欲到茶，不意花的一響，倒得滿了碗，連桌上都是水了。梁媽嘆嗎一聲，走來擦水。三蝶兒亦不甚介意，只見茶碗裡，滿是茶葉末子。端起碗來，一飲而荊蕙兒嘆一聲道：「姐姐是傻子不成，怎麼連茶葉亦咽了？」三蝶兒恍然醒悟，忙用手巾角，擦抹嘴唇，引得梁媽、麗格大笑不止。玉吉亦自外走來，欲留三蝶兒等在此吃飯。三蝶兒癡癡怔怔，沒得話說。麗格決意不肯，推說回去忒晚了，我姨兒不放心。再說我們出來，家裡並不知道。再若晚回去，更不放心了。說著，拉定了三蝶兒，往外走。蕙兒卻扯住麗格，不令出去。倒是梁媽解事，俏向三蝶兒道：「姑娘是一人來的，還是與姨太太一同來的？」三蝶兒未能聽真，只道梁媽說她，不如一人來呢，隨扭過頭來嘆道：「熱咚咚的，你要說什麼？」梁媽不知何故，只得笑了。麗格忙著奪了蕙兒的手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改日給姐姐請安，我們回去了。」三蝶兒亦慘然道：「不是上大舅家去，恐怕這輩子，也不能」說到也不能三字，兩眼淚珠撲的掉下，幸虧麗格等不曾看見。玉吉道：「是了，姐姐家裡事，我是知道的，姐姐不必說了。」三蝶兒點點頭，回首把眼淚擦乾，慘然而去。

玉吉送至門外，轉身而回，倒是蕙兒年幼，猶自戀戀不捨。揪住麗格手，叮問幾時還來。三蝶兒背過臉去，皆未聽真，心裡恍恍惚惚的，如在夢中一般。半晌又止住腳步，扯著麗格道：「你放心，至死亦不能改悔。」嚇得麗格一跳，驚問道：「噯呀，我的媽呀，你是中了邪了吧！」三蝶兒亦猛然醒悟，自知失言，不由臉色緋紅，抬頭一望，只見斜陽在山，和風吹柳，路上男男女女，俱是由藥王朝回家的光景。有一個年近五旬的老婦擦著滿臉怪粉，抹著兩道黑眉，嘴唇上點著胭脂，借著日光一照，閃作金紫顏色。三蝶兒不覺好笑，因向麗格道：「你道我中了邪，你看這一位，才真是中了邪呢！」說的麗格亦笑了。

二人說著話，拐入一條小巷。麗格是聰明伶俐的人，本想與三蝶兒二人仍到藥王廟，散一散心。不想行至途中，見三蝶兒這般光景，心裡好生納悶。看看三蝶兒眼睛，斷不是沙子迷了的樣子，又想她方才景象，淒淒異常，見了玉吉兄妹，並沒說什麼話，想必是因她困苦很是酸心，所以傷心起來，亦未可知。因見左右無人，悄聲勸道：「姐姐的心事，瞞不得我。方才那個光景，我已經明白了。必是」剛說必是兩字，嚇得三蝶兒一怔，隨問道：「必是什麼？」麗格道：「必是因為他們這樣貧苦，姐姐看得慘了，才有那樣傷心。」三蝶兒道：「可不是呢。他們兄妹本來沒受過苦楚，如今這般光景，教人看著哪有不傷心的。像你玉哥哥為人，品行那樣好，志向那樣高，論學問論才幹，皆不至受這苦處。何以天道不公，竟使他運數機會，如此遲滯呢？」麗格聽了，亦慨歎不已。正欲說話，三蝶兒又問道：「你看你玉哥哥氣宇，有些福氣沒有？」麗格含笑笑道：「這亦奇了。這樣家運，講什麼福氣不福氣，我看他品行性情，總是老氣橫秋，天生的小頑固老兒。所以每逢見面，從來也不答理他。張嘴他就講道學，真比七八十的人還透頑固。」

輪到如今年月，講的是機靈活變，像他那老版版的兄弟，據我看沒什麼起色，不信你盡管瞧著。」三蝶兒搖首道：「這不然。」

我聽書上說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耐心忍性，正是增其歷練，發其智慧呢。」麗格不待說完，嘻嘻笑個不住，拐過小巷，已至德家門首。三蝶兒一路走，仍自曉曉不休。提起古來之人，家境的苦處來。麗格道：「不必說了，咬文嚼字，我也聽不懂。說了半天，好像對驢子撫琴一般。」說罷，掩口而笑。讓著三蝶兒道：「到了家還不進去麼？」三蝶兒不由一怔，只見一群小孩子，嘻嘻自裡面迎了，扯著三蝶兒等，姐姐姐姐的叫個振心。麗格扶著門框，狂笑不止。三蝶兒亦自覺發愧，引著一群小孩子，搶步進去，見的眾親友，並不迴旋，仍向一間房裡，獨坐發呆。

麗格卻站在院裡，指手畫腳的，比說三蝶的景像。又說一路上幾乎嚇死人，管保是受了風邪了。德大舅聞言，嚇了一跳。

德大舅母說：「後院有大仙姑，有時衝撞了，必要纏人。必是昨晚上。三姑娘不留神，一時冒犯了。」眾人一聞此言，皆至屋裡去看。果見三蝶兒臉色，猶如銀紙一般。圓睜著兩隻杏眼，口裡吁吁氣喘，果然像中邪一般。隨即買了紙馬，先到財神樓，燒一回香。又叫麗格替著禱告一回。鬧到晚飯已後，親友散去，只剩至近的親友，並幾個小孩子，在此住下。大家不放心三蝶兒，一齊擁到屋裡，觀看三蝶兒的舉動。三蝶兒一時明白，一時又糊塗起來。嘴唇也白了，眼睛也大了。急得德大舅連跺腳，因恐病在這裡，對不住姐姐。隨令德大舅母好生守護。自己點了燈籠，三晚半夜，請了個醫生來。診脈一看，果然是中了邪氣。只見她倒在炕上，口吐白沫，精神恍惚，四肢顫成一處，抖擻不止，一時閉過氣去，一時又甦醒過來。面上氣色，或黃或紅，屢屢改變。醫生立了藥方，告辭而去。急得德大舅無可如何，反倒抱怨麗格，不該無緣無故，引她出去。麗格亦害怕起來，因為三蝶兒路上諄諄囑咐，兩人上玉吉家去，不叫她回來說，故亦目定口呆，不敢言語了。德大舅看了藥方，因方上之藥，皆極貴重，不由暗自皺眉。若

不去買，又恐治不了玻看藥方上寫著：犀角二錢，羚羊二錢，龍齒二錢，虎威骨二錢，牡碩二錢，鹿角霜二錢，人參二錢，黃耆二錢，其餘藥味，尚不在數。據醫生說，各藥共為細末，要用羊肉半斤，煎取濃汁一盞，要一次服下去，立時就好。要了半日，又盤算得用若干錢，當時帶了錢鈔，先去給德氏送信，又到藥鋪一問，共該銀四兩八錢有零。當時也心疼不來，只可囑告藥鋪，研為細末，明日早間來齣至人日德氏來接，看著女兒如此，不知是什麼玻大家紛紛議論，又把一夜情形，告知德氏一回。德氏也著了慌，等到德大舅回家，三蝶兒飲下藥去，方才漸漸好了。德氏愛女心盛，趕緊僱了輛車，接了回去。麗格是戀著三蝶兒，又惦著三蝶兒回去，無人扶侍。又知德氏有脾氣，家中種種限制，不得自由。本想隨著德氏，前住去幾天，又一想，實在有種種不便，只得罷了。不想三蝶兒之病，本不是醫藥可治的。

自此冰肌瘦減，精神恍惚，滿腦如針刺一般，忽忽亂跳，德氏亦不得安心。

一口深夜無人，母女躺著談心。德氏把近來市面，家中景況，種種的艱難困苦，先述一通。說來說去，說到三蝶兒身上。

光勸了三蝶兒半日，又流淚道：「養你們這麼大，我還這樣操勞。不知何年月日，才得逃生？那日賈婆子來，因為你的親事，鬧了我好幾天，吃不下喝不下的。我想他說的那家兒，倒也不錯。憑歸們這樣人家兒，難道還妄想攀高，聘一個王孫公子不成？誰想你哥哥不依不饒，死活的不答應。他說男子家業，都是小事，只求人兒好，比什麼都強。照他那一說，莫非我願你出了籬蘿，陷到火炕裡去不成？這也好，以後說不說的，我也不管了。並非娘母子不辦正事，這是你哥哥的主意，以後可別瞞怨我。」德氏一面說一面垂淚。三蝶兒早聽得怔了，先聽論婚的話，嚇得一驚，後聽有哥哥阻撓，好像一塊石頭，落在平地一般，心裡倒覺得痛快了。然思前想後，母親又這樣傷心，不免哽咽伏在枕上流淚，唏噓勸道：「女兒的事，可望母親放心。母親百年後，女兒尋個廟宇削髮為尼去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哽哽咽咽，哭個不祝德氏亦傷起心來。拍著枕頭道：「孩子，你的心，我亦未不知道。但是男人婚，女大當嫁。我今年五十多歲，作出事來，活著要對得著女，死也要對得起祖先。自要你們聽話，就算孝順了。」說罷，嗚嗚哭了。三蝶兒一面哭，一面勸解母親，病久的人，哪禁得樣動心，母女說話聲音，越來越低。哭得聲音，也越來越慘。哭到東方大亮，常斌都醒了，因聽裡間屋有人哭泣，暗吃一驚，隨問屋裡頭是誰哭呢？連問數遍，屋裡並無動靜。半晌三蝶兒道：「你該上學啦，奶奶剛睡著，你安頓一些，教奶奶歇會兒罷。」

說著，開門出來灑掃院宇。常斌也穿衣爬起，忙著上學。

日常祿正是休息之期，一手提著包袱，嘻支咯支的皮靴底響，外走來。進門問三蝶兒道：「奶奶怎麼，這時還不起來？」三蝶兒眉頭一皺，因恐常祿著急，隨答道：「沒怎麼，昨天許睡得晚了常祿把包袱放下，一面脫衣服，瞧著三蝶兒臉上，帶有淚痕，問道：「你又怎麼了？必是奶奶有病，你不肯告訴我。」

說著，槍進去，扶著德氏枕頭，奶奶、奶奶的叫個不祝三蝶兒亦隨了去，揪往常祿袖子，又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言語。常祿掀了被袂，看著母親睡熟，這才放心。三蝶兒道：「哪有這樣冒失的！就是病，也不該這樣鹵莽埃」常祿把皮靴脫了，換上破鞋，拿了茶碗，幫著三蝶兒擦洗。又問早間吃什麼，好上街去買。三蝶把油罐醋瓶、買菜筐子拿出，一一交與常祿。

常祿是讀書出身雖充巡警，仍有讀書的呆氣。當時洗完了臉，穿上長大衣服，才緩步出來。迎面遇著一人，年在四十上下，面色微黃，兩撇鬚鬚，穿一件灰布大褂，青緞福履鞋，看見常祿出來，忙招呼道：「老弟上那兒去？這兩天正要找你，自你差事忙，又不知幾日休息？今日相遇，真是巧極啦。」常祿抬頭一看，不是別個，正是素好的朋友，此人姓普名津，號叫煥序。常祿忙的見禮，普津還了個安，笑嘻嘻的問了回好。又說：「那天家去，我給老太太請了回安。因為敝旗的文爺，有位少爺，我要給妹妹提親，惹得二太太一腦門子氣，叫我見了你，同你再商量呢。你想這件事情，提得提不得。」常祿恍惚之間，聽說文爺二字，忙問文爺是誰？普津道：「就是我們領催。」

常祿又悶了半晌，想不起是誰來。普津道：「你的記性，可真是有限。文爺同你的姨兒家，是個親戚，你怎麼就忘了呢？」

常祿猛然想起說：「哦，是了，他同姨母家也不是近親戚。文爺的夫人，我也稱呼姨兒，向同我們老太太很是投緣。怎麼老太太說，叫你問我呢？這也奇了。」普津道：「這也難怪。那天老太太說，家裡事情，都仗著妹妹分心。一來離不開，二來就這麼一個女兒，總要個四水相合，門當戶對。你們哥兒們，全都顧了意，然後才可以聘呢。」常祿道：「事情固是如此，但是前兩天，有一件麻煩事。舊日我們街坊有個賈婆，日前跟老太太提說，要給我妹妹提人家兒，那頭兒在草廠住家，此人名叫張鏢。新近我打聽過一回，此人是吃喝嫖賭，不務正業。」

雖然他家裡很闊，只是他原有媳婦，這明是賄賂媒婆，要說我妹妹作二房。我跟老太太一說，老太太不肯信，你想我能夠願意嗎？一來以慎重為是，二是名兒姓兒我家的家風，都是要緊的事。大哥總不常去，大約我妹妹性情，你不致不知道。她本是安詳老實，性情溫厚的人，若聘與一個蕩子，就算給耽誤了。

雖然是女大當配，今年我妹妹才十八歲，多遲一二年，尚不致晚。」

一面說，掖著普津，便往回走。普津執意不肯，說是有事在身，不能久延。改天有了工夫，必來找你。又問道：「我到總廳裡，哪幾找你去呀？」常祿道：「你到兵馬中一打聽就行，就在司法處當差。」普津聽了點點頭，回頭便走。常祿追著問道：「這位文爺，大概是花梢人兒罷。我聽旁人說，新近在衙裡，安了一分外家，不知道這件事，是真是假？」普津皺眉道：「我卻不知道。花梢人兒確不假，如今已不下四十，要往五十上數啦。大約這類事情，必不能有。眼前頭大約兒子都要定親啦。豈有半百的公公，還鬧外家呢，大概沒有罷，你許是聽錯了。」常祿也知得不詳，聽了普津的話，信以為真。

當時別了普津，買菜回家，心心念念，只想著妹妹親事，必須選一個美滿姻緣，方才稱心。暗表德氏是愛女心盛，因為賈婆子提親，大兒子不甚樂意，又想賈婆子誠不可靠，遂與女兒談心時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三蝶兒是憂心如焚，惟恐母親、哥哥背地裡作事，遂察言觀色，屢屢的探聽，得了題目，便說把人世間事，已經看空。情願等母親下世後，自己削髮為尼，斷不想人世繁華虛榮富貴了。德氏聽了這些傷心的話，因此背前面後，常恐三蝶兒所說的是反話，不免又添些憂慮，暗自傷起心來，而察看女兒舉止，並無不是的地方。每日黎明疾起，灑掃庭院，禮佛燒香，亦極誠篤。常時她口口聲聲，祝延母壽，盼著哥哥兄弟，立業興家，彷彿花花世界上，無可繫念，日長無事，或在窗前刺繡，或得院裡澆花，無慮無愁，無憂無喜，梳裝衣服，只愛個清潔雅淡，不著鉛華。德氏是時常叨念，說是女兒家不著紅綠不成規矩，強逼女兒薄粉涂脂。其實那三蝶兒容貌，本是冰雪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畫柳如眉的美女，一被那脂粉粉膩，反把麗人本色，倒襯得醜了許多。

這日常祿回家，把路上遇見普津，如何與三蝶兒提親的話，暗自稟告母親。德氏歎了口氣，想著文光家裡，是個掌事伯什戶。因親致親，今有普津作媒，料無差錯，隨同常祿道：「這事也不是忙的，等著因話提話，我同你妹妹商量商量，打聽她那宗性情，若這麼早說人家兒，恐怕好犯惱撞。」常祿道：「我妹妹很明白，應該也不致惱撞。難道女兒人家，在家一輩子不成？她說她的，什麼事情，須要母親作主，方合道理。」德氏道：「主意我可不作，合式不合式，將來她瞞怨我，你妹妹心裡，我已經看破了，只是我不能由她，不能夠任她的性兒，這話你明白不明白？」常祿唯唯答應。看著母親詞色，頗有不耐煩的地方，因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我妹妹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自幼兒安閒淑靜，哪能有什麼心事，這實是奶奶的氣話，我也不敢說了。奶奶阿媽，生我三個人，就這麼一個妹妹，她若有何心事，不妨投她的意，也是應該的。」說著，語音漸低，悽愴不止。德氏亦咳聲歎氣，拿過煙袋來吸煙，扭過頭去，不言語了。常祿道：「據普大哥說，文家這個小人兒，近來出息很是不錯。家產我們不圖，只要門當戶對，兩人站在一處，體貌相合，我們就可以作得。」說著，三蝶兒走來。望著母親、哥哥在此，臨掀簾時，聽見作得二字，往下不言語了。三蝶兒遲了一會，審視常祿語氣，一見自己進來，縮口不言，料定是背我的事情，在此閒談呢，當時懊悔已極，不該掀簾而入，不顧自己身分，越想越悔，連羞帶臊的低下頭去。偷看母親顏色，著實悽慘。料定昨晚所說，今日必發洩了。隨向八仙棹上，斟了半盞涼茶，借此為由，轉身走了出來，看了回地上草花，揣度母親、哥哥近來的意向，正在悶悶的不得頭腦，站在西牆角下，只聽西

院鄰家，三弦彈起，婉轉歌喉，嬌聲細氣的。有人唱曲文，好壞雖未留心細聽，偶然有兩句，唱的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吹到三蝶兒耳內，一字不落。原來是：夜深香露散宮處，簾幕東風靜。拜罷也斜將曲檻憑，長吁了兩三聲。剔團明月如圓鏡，又不見輕雲薄霧。都只是香煙人氣，兩股幾風，氤氳得不分明。三蝶兒聽了，倒也十分感慨纏綿，便止步側耳一聽，又唱道是：「月環溶溶夜，花陰寂寂春。如何臨皓魄，不見月中人。」聽了這四句，不覺點頭自歎。心裡暗想：原來詞曲上，也有這樣無望的事。可惜世界上人，只知唱曲，未能領略編曲的深意。想畢，又後悔不止，不該胡思亂想，耽誤了聽曲子。正在後悔，又聽得唱道：「狠毒娘，老誠種」六字，再聽時恰唱到：「對別人巧語花言，背地裡愁眉淚眼」，三蝶兒聽了這兩句，不覺心動神遙又聽道：「從今後我相會少，你見面難，月暗西廂，便如鳳去秦樓，雲斂巫山，早尋個酒闌人散」等句，不由得如醉如癡，站立不住了。一蹲身，坐在一塊砧石上。細研究早尋個酒闌人散的滋味，忽又想起當日事來。

記得玉吉仿本，寫過：「此生莫種相思草，來世當為姊妹花」兩句，大約他的意思，亦是早學個酒闌人散的思想。又想詞句上種種與自己合的地方甚多，當時千頭萬緒，聚在一處。仔細忖度，不覺心痛神馳，眼中落淚。正在沒個開交，忽覺身背後有人擊她一下。三蝶兒猛吃一驚，不知拍者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